

第十一回

遊地府太宗還魂

蓮瓜果劉全續配

詩曰——

百歲光陰似水流，一生事業等浮沤。昨朝面上桃花色，今日頭邊雪片浮。白蟻陳殘方是幻，子規聲切早回頭。古來陰騭能延壽，善不求憐天自周。

却說太宗渺渺茫茫，魂靈竟出五鳳樓前，只見那御林軍馬，請大駕出朝採獵。太宗欣然從之，縹緲而去。行了多時，人馬俱無，獨自一個，散步荒郊草野之間。正驚惶難尋道路，只見那一邊，有一人高聲大叫道：『大唐皇帝，往這裏來！往這裏來！』太宗聞言，抬頭觀看，只見那人：

頭頂烏紗，腰圍犀角。頭頂烏紗飄軟帶，腰圍犀角顯金廂。手擎牙笏凝祥霧，身著羅袍隱瑞光。腳踏一雙粉底靴，登雲促霧；懷揣一本生死簿，注定存亡。鬚髮蓬鬆，

飄耳上鬚鬚飛舞繞腮旁。昔日曾爲唐國相，如今掌案侍閭王。

太宗行到那邊，只見他跪拜路旁，口稱「陛下，赦臣失悞遠迎之罪！」太宗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？因甚事前來接拜？」那人道：「微臣半月前，在森羅殿上，見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，第一殿秦廣大王，即差鬼使催請陛下，要三曹對案。臣已知之，故來此間候接。不期今日來遲，望乞恕罪，恕罪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姓甚名誰？是何官職？」那人道：「微臣存日，在陽曹侍先君駕前，爲茲洲令，後拜禮部侍郎，姓崔，名珏。今在陰司，得受酆都掌案判官。」太宗大喜，即近前，御手忙攙道：「先生遠勞，朕駕前魏徵有書一封，正寄與先生，却好相遇。」判官謝恩，問：「書在何處？」太宗即向袖中取出遞與。

崔珏拜接了，拆封而看。其書曰：

「辱愛弟魏徵，頓首書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臺下。憶昔交遊，音容如在。倏爾數載，不聞清教。常遇節令，設蔬品奉祭，未卜享否？又承不棄，夢中臨示，始知我兄長大人高遷。奈何陰陽兩隔，天各一方，不能面覲。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，

料對案三曹，必與兄長相會。萬祈俯念生日交情，方便一二，放我主回陽，殊爲愛也。容再修謝。不盡。」

那判官看了書，滿心歡喜道：「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，臣已早知，甚是誇獎不盡；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，今日既有書來，陛下寬心，微臣管送陛下還陽，重登玉闕。」太宗稱謝了。

二人正說間，只見那邊有一對青衣童子，執幢幡寶蓋，高叫道：「閻王有請，有請。」太宗遂與崔判官並二童子舉步前進。忽見一座城，城門上掛着一面大牌，上寫着「幽冥地府鬼門關」七個大金字。那青衣將幢幡搖動，引太宗竟入城中，順街而走。只見那街旁邊有先主李淵，先兄建成，故弟元吉，上前道：「世民來了！世民來了！」那建成、元吉，就來揪打索命。太宗躲閃不及，被他扯住。幸有崔判官喚一青面獠牙鬼使，喝退了建成、元吉，太宗方得脫身而去。行不數里，見一座碧瓦樓臺，真個壯麗，但見——

飄飄萬疊彩霞堆，隱隱千條紅霧現。耿耿蒼飛怪獸頭，輝輝五疊鴛鴦片。門鎖幾

露赤金釘，檻設一橫白玉段。牕牖近光放曉煙，簾櫳幌亮穿紅電。樓臺高聳接青霄，廊廡平排連寶院。獸鼎香雲襲御衣，絳紗燈火明宮扇。左邊猛烈擺牛頭，右下崢嶸羅馬面。接亡送鬼轉金牌，引魄招魂垂素練。喚作陰司總會門，下方閻老森羅殿。

太宗正在外面觀看，只見那壁廂環珮叮嚀，仙香奇異，外有兩對提燭，後面却是十殿閻王降階而至。那十王是：秦廣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卞官王、閻羅王、平等王、泰山王、都市王、卞城王、轉輪王。出在森羅寶殿，控背躬身，迎迓太宗。太宗謙下，不敢前行。十王道：『陛下是陽間人王，我等是陰間鬼王，分所當然，何須過讓？』太宗道：『朕得罪麾下，豈敢論陰陽人鬼之道？』遜之不已。太宗前行，竟入森羅殿上，與十王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

約有片時，秦廣王拱手而進言曰：『涇河鬼龍告陛下，誣救而反殺之，何也？』太宗道：『朕曾夜夢老龍求救，實是允他無事；不期他犯罪當刑，該我那人曹官魏徵處斬。朕官魏徵在殿着棋，不知他一夢而斬。這是那人曹官出沒神機，又是那龍王犯罪當死，豈是朕之過也？』十

王聞言，伏禮道：『自那龍未生之前，南斗星死簿上已註定該遭殺於人曹之手，我等早已知之。但只是他在此折辯，定要陛下來此，三曹對案，是我等將他送入輪藏，轉生去了。今又有勞陛下降臨，望乞恕我催促之罪。』

言畢，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來看陛下陽壽天祿該有幾何。崔判官急轉司房，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，先逐一檢閱。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註定貞觀一十三年。崔判官吃了一驚，急取濃墨大筆，將「一」字上添了「兩畫」，却將簿子呈上。十王從頭一看，見太宗名下註定三十三年，閻王驚問：『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』太宗道：『朕即位，今一十三年了。』閻王道：『陛下寬心勿慮，還有二十年陽壽。此一來已是對案明白，請返本還陽。』

太宗聞言，躬身稱謝。十閻王差崔判官、朱太尉二人送太宗還魂。太宗出森羅殿，又起手問十王道：『朕宮中老少安否如何？』十王道：『俱安，但恐御妹壽似不永。』太宗又再拜啟謝：『朕回陽世，無物可酬謝，惟答瓜果而已。』十王喜曰：『我處頗有東瓜、西瓜，只少南瓜。』太宗道：『朕回去即送來，即送來。』從此遂相揖而別。那太尉執一首引魂幡，在前引路。崔判

官隨後保着太宗，竟出幽司。太宗舉目而看，不是舊路，問判官曰：「此路差矣？」判官道：「不差。陰司裏是這般有去路無來路。如今送陛下自「轉輪藏」出身，一則請陛下遊觀地府，一則教陛下轉托超生。」太宗只得隨他兩個，引路前來。

竟行數里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陰雲垂地，黑霧迷空。太宗道：「崔先生，那廂是甚麼山？」判官道：「乃幽冥背陰山。」太宗悚懼道：「朕如何去得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寬心，有臣等引領。」太宗戰戰兢兢，相隨二人，上得山岩，抬頭觀看，只見——

形多凹凸，勢更崎嶇。峻如蜀嶺，高似廬巖。非陽世之名山，實陰司之險地。荆棘叢叢，藏鬼怪；石崖磷磷，隱邪魔。耳畔不聞獸鳥噪，眼前惟見鬼妖行。陰風颭颭，黑霧漫漫。陰風颭颭，是神兵口內哨來煙；黑霧漫漫，是鬼祟暗中噴出氣。一望高低無景色，相看左右盡猖狂。那裏山也有，峯也有；嶺也有，洞也有；只是山不生草，峯不插天。嶺不行客，洞不納雲。澗不流水，岸前皆魍魎；嶺下盡神魔。洞中收野鬼，澗底隱邪魂。山前山後，牛頭馬面亂喧呼；半掩半藏，餓鬼窮魂時對泣。催命的

判官，急急忙傳信票；追魂的太尉，吆吆喝喝讀公文。急脚子，旋風滾滾；勾司人，黑霧紛紛。

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護，過了陰山前進。又歷了許多衙門，一處處俱是悲聲振耳，惡怪驚心。太宗又道：『此是何處？』判官道：『此是陰山背後「二十八層地獄」。』太宗道：『是那十八層？』判官道：『你聽我說——』

『吊筋獄，幽枉獄，火坑獄，寂寂寥寥，煩惱惱惱，盡皆是生前作下千般業，死後通來受罪名。』酆都獄，拔舌獄，剝皮獄，哭哭啼啼，悽悽慘慘，只因不忠不孝傷天理，佛口蛇心墮此門。磨推獄，碓搗獄，車崩獄，皮開肉綻，抹嘴咨牙，乃是瞞心昧己不公道，巧語花言暗損人。寒冰獄，脫殼獄，抽腸獄，垢面蓬頭，愁眉皺眼，都是大斗小秤，欺痴弄，致使災屯累自身。油鍋獄，黑暗獄，刀山獄，戰戰兢兢，悲悲切切，皆因強暴欺良善，藏頭縮頸苦伶仃。血池獄，阿鼻獄，秤杆獄，脫皮露骨，折臂斷筋，也只爲謀財害命，宰畜屠生，墮落千年難解釋，沉淪永世不翻身。一個個緊縛牢拴，繩纏索

綁，差些赤髮鬼，黑臉鬼，長鎗短劍；牛頭鬼，馬面鬼，鐵簡銅鎚；只打得皺眉苦面，血淋淋，叫地叫天無救應。——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，神鬼昭彰放過誰？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」

太宗聽說心中驚慘，進前又走不多時，見一夥鬼卒，各執幢幡，路旁跪下道：「橋梁使者來接。」判官喝令起去，上前引着太宗，從金橋而過。太宗又見那一邊有一座銀橋，橋上行幾個忠孝賢良之輩，公平正大之人，亦有幢幡接引；那壁廂又有一橋，寒風滾滾，血浪滔滔，號泣之聲不絕。太宗問道：「那座橋是何名色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，那叫做奈河橋。若到陽間，切須傳記。那橋下都是些——」

『奔流浩浩之水，險峻窄窄之路，儼如正練搭長江，却似火坑浮上界。陰氣逼人寒透骨，腥風撲鼻味鑽心。波翻浪滾，往來並沒渡人船；亦脚蓬頭，出入盡皆作業鬼。橋長數里，闊只三數，高有百尺，深却千重。上無扶手欄杆，下有搶人惡怪。枷杻纏身，打上奈河險路。你看那橋邊神將甚兇頑，河內孽魂真苦惱。桺杈樹上掛的

是青紅黃紫色絲衣；壁斗崖前，蹲的是毀罵公婆淫潑婦。銅蛇鐵狗任爭餐，永墮
奈河無出路。

『詩曰：——

『時聞鬼哭與神號，血水渾波萬丈高。無數牛頭並馬面，猙獰把守奈河橋。』

正說間，那幾個橋梁使者，早已回去了。太宗心又驚惶，點頭暗嘆，默默悲傷，相隨着判官，
太尉，早過了奈河惡水，血盆苦界，前又到枉死城，只聽哄哄人嚷，分明說『李世民來了！李世
民來了！』太宗聽叫，心驚胆戰。見一夥拖腰折臂，有足無頭的鬼魅，上前攔住，都叫道：『還我
命來！還我命來！』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，只叫『崔先生救我！崔先生救我！』判官道：『陛下，
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處煙塵，七十二處草寇，衆王子衆頭目的鬼魂，盡是枉死的冤業，無收
無管，不得超生，又無錢鈔盤纏，都是孤寒餓鬼。陛下得些錢鈔與他，我纔救得哩。』

太宗道：『寡人空身到此，却那裏得有錢鈔？』判官道：『陛下，陽間有一人，金銀若干，在
我這陰司裏寄放。陛下可出名立一約，小判可作保，且借他一庫，給散這些餓鬼，方得過去。』

太宗問曰：「此人是誰？」判官道：「他是河南開封府人氏，姓相名良。他有十三庫金銀在此。陛下若借用過他的，到陽間還他便了。」

太宗甚喜，情願出名借用，遂立了文書與判官，借他金銀一庫，着太尉盡行給散。判官復吩咐道：「這些金銀，汝等可均分用度，放你大唐爺爺過去。他的陽壽還早哩。我領了十王鈞語，送他還魂，教他到陽間做一個「水陸大會」，度汝等超生，再休生事。」衆鬼聞言，得了金銀，俱唯唯而退。判官令太尉搖動引魂旛，領太宗出離了枉死城中，奔上平陽大路，飄飄蕩蕩而走。

前進多時，却來到「六道輪迴」之所，又見那騰雲的身披霞帔，受錄的腰掛金魚，僧尼道俗，走獸飛禽，魍魎魍魎，滔滔都奔走那輪迴之下，各進其道。唐王問曰：「此意何如？」判官道：「陛下明心見性，是必記了，傳與陽間人知。這喚做「六道輪迴」：那行善的，昇化仙道；盡忠的，超生貴道；行孝的，再生福道；公平的，還生人道；積德的，轉生富道；惡毒的，沉淪鬼道。」唐王聽說，點頭嘆曰：——

「善哉！真善哉！作善果無災，善心常切切，善道大開開，莫教與惡念，是必少刁乖。休言不報應，神鬼有安排。」

判官送唐王直至那「超生貴道門」，拜呼唐王道：「陛下呵，此間乃出頭之處，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。」唐王謝道：「有勞先生遠涉。」判官道：「陛下到陽間，千萬做個水陸大會，超度那無生的冤魂，切勿忘了。若是陰司裏無報怨之聲，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。凡百不善之處，俱可一一改過。普諭世人爲善，管教你後代綿長，江山永固。」

唐王一一准奏，辭了崔判官，隨着朱太尉同入門來。那太尉見門裏有一匹海驢馬，鞍轡齊備，急請唐王上馬，太尉左右扶持，馬行如箭，早到了渭水河邊，只見那水面上有一對金色鯉魚在河裏翻波跳鬪。唐王見了心喜，兜馬貪看不舍。太尉道：「陛下，趲動些，趁早趕時辰進城去也。」那唐王只管貪看，不肯前行，被太尉撮着脚，高呼道：「還不走等甚！」撲的一聲，望那渭河推下馬去，却就脫了陰司，竟回陽世。

却說那唐朝駕下有徐茂功、秦叔寶、胡敬德、段志賢、殷開山、程咬金、高士廉、虞世南、房玄齡、杜如晦、蕭瑀、傅奕、張道源、張士衡、王珪等兩班文武，俱保着那東宮太子與皇后嬪妃、宮娥侍長，都在那白虎殿上舉哀。一壁廂議傳哀詔，要曉諭天下，欲扶太子登基。時有魏徵在旁道：『列位且住！不可！不可！假若驚動州縣，恐生不測。且再按候一日，我主必遺魂也。』下邊閃上許敬宗道：『魏丞相言之甚謬。自古云：『潑水難收，人逝不返。』你怎麼還說這等虛言，惑亂人心？是何道理？』魏徵道：『不瞞許先生說，下官自幼得授仙術，推算最明，管取陛下不死。』正講處，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道：『渰殺我耶！渰殺我耶！』說得個文官武將心慌，皇后嬪妃胆戰，一個個——

面如秋後黃桑葉，腰似春前嫩柳條。儲君腳軟，難扶喪杖；盡哀儀，侍長魂飛，怎戴梁冠。遵孝禮？嬪妃打跌，綵女欹斜。嬪妃打跌，却如狂風吹倒敗芙蓉；綵女欹斜，好似驟雨衝歪嬌菡萏。衆臣悚懼，骨軟筋麻。戰戰兢兢，痴痴癡癡。把一座白虎殿，却像斷梁橋；鬧喪臺，就如倒場寺。

此時衆宮人走得精光，那個敢近靈扶柩。多虧了正直的徐茂功，理烈的魏丞相，有胆量的秦瓊，忒猛撞的敬德，上前來扶着棺材，叫道：『陛下有甚麼放不下心處，說與我等，不要弄鬼，驚駭了眷族。』魏徵道：『不是弄鬼，此乃陛下還魂也。快取器械來。』打開棺蓋，果見太宗坐在裏面，還叫『渰死我了！是誰救撈？』茂功等上前扶起道：『陛下甦醒莫怕。臣等都在此護駕哩。』唐王方纔開眼道：『朕適纔好苦，躲過陰司惡鬼難，又遭水面喪身災！』衆臣道：『陛下寬心勿懼，有甚水災來？』唐王道：『朕騎着馬，正行至渭水河邊，見雙頭魚戲；被朱太尉欺心，將朕推下馬來，跌落河中，幾乎渰死。』魏徵道：『陛下鬼氣尙未解。』急着太醫院進安神定魄湯藥，又安排粥膳。連服一二次，方纔反本還原，知得人事。一計唐王死去，已三晝夜，復回陽間爲君。有詩爲証：——

萬古江山幾變更，歷來數代敗和成。周秦漢晉多奇事，誰似唐王死復生？

當日天色已晚，衆臣請王歸寢，各各散訖。次早，脫却孝衣，換了綵服，一個個紅袍烏帽，一個個紫綬金章，在那朝門外等候宣召。

却說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劑，連進了數次粥湯，被衆臣扶入寢室，一夜穩睡，保養精神，直至天明方起，抖擻威儀。你看他怎生打扮——

戴一頂衝天冠，穿一領赭黃袍，繫一條藍田碧玉帶，踏一對創業無憂履，貌堂堂，賽過當朝威烈烈，重興今日。好一個清平有道的大唐王，起死回生的李陛下！

唐王上金鑾寶殿，聚集兩班文武，山呼已畢，依品分班，只聽得傳旨道：『有事出班來奏，無事退朝。』那東廂閃過徐茂功、魏徵、王珪、杜如晦、房玄齡、袁天罡、李淳風、許敬宗等；西廂閃過殷開山、劉洪基、虞世南、段志賢、程咬金、秦叔寶、胡敬德、薛仁貴等，一齊上前，在白玉階前，俯伏啟奏道：『陛下前朝一夢，如何許久方覺？』

太宗道：『日前接得魏徵書，朕覺神魂出殿，只見羽林軍請朕出獵。正行時，人馬無踪，又見那先君父王與先兄弟爭嚷，正難解處，見一人烏帽皂袍，乃是判官崔珏，喝退先兄弟。朕將魏徵書傳遞與他。正看時，又見青衣者，執幢幡，引朕入內，到森羅殿上，與十殿閻王敘坐。他說

那涇河龍誣告我許救轉殺之事，是朕將前言陳具一遍，他說已三曹對過案了，急命取生死文簿，檢看我的陽壽。時有崔判官傳上簿子，閻王看了，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祿，纔過得一十三年，還該我二十年陽壽，即着朱太尉、崔判官送朕回來。

『朕與十王作別，允了送他瓜果謝恩。自出了森羅殿，見那陰司裏，不忠不孝，非禮非義，作踐五穀，明欺暗騙，大斗小秤，姦盜詐僞，淫邪欺罔之徒，受那些磨燒舂剉之苦，煎熬弔剝之刑，有千千萬萬，看之不足。又過着枉死城中，有無數的冤魂，盡都是六十四處煙塵的叛賊，七十二處草寇的魂靈，攔住了朕之走路。幸虧崔判官作保，借得河南相老兒的金銀一庫，買轉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崔判官教朕回陽世，千萬作一場「水陸大會」，超度那無主的孤魂，將此言叮嚀分別。出了那「六道輪迴」之鄉，有朱太尉請朕上馬，飛也相似，行到渭水河邊，我看見那水面上有雙頭魚戲，正歡喜處，他將我撮着脚，推下水中，朕方得還魂也。』

衆臣聞此言，無不稱賀，遂此編行傳報天下，各府縣官員上表稱慶不題。

却說太宗又傳旨赦天下罪人，又查獄中重犯。時有審官將刑部絞斬罪人，查有四百餘名呈上。太宗放赦回家，拜辭父母兄弟，託產與親戚子姪，明年今日赴曹，仍領應得之罪。衆犯謝恩而退，又出恤孤榜文，又查宮中老幼綵女三千六百人，出旨配軍。自此內外俱善。有詩爲証：

大國唐王恩德洪，道過堯舜萬民豐。死囚四百皆離獄，怨女三千放出宮。天下多官稱上壽，朝中衆宰賀元龍。善心一念天應佑，福蔭應傳十七宗。

太宗既放宮女，出死囚，又出御製榜文，徧傳天下。榜曰：

乾坤浩大，日月照鑒分明；宇宙寬洪，天地不容姦黨。使心用術，果報只在今生；蓄布淺求，獲福休言後世。千般巧計，不如本分爲人；萬種強徒，怎似隨緣節儉？心行慈善，何須努力看經？意欲損人，空讀如來一藏！

自此時，蓋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。一壁廂又出招賢榜，招人進瓜果到陰司裏去；一壁廂將寶藏庫金銀一庫，差鄂國公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。榜張數日，有一赴命進瓜